



水經注疏要刪

ル 5  
3659  
6



門 15  
號 3659  
卷 6



水經注疏要刪卷三十四 宜都楊守敬撰

江水

注東逕弱關捍關

右一

史記楚世家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爲捍關以拒之此初置捍關之始注言廩君所置恐未然集解引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郡國志巴郡魚復縣有扞關又史記張儀傳集解引徐廣曰巴郡魚復縣有扞水關三國蜀志法孝直云魚復捍關臨江據水實益州禍福之門是捍關在魚復臨大江之確證自括地志有在硤

要刪卷三十四

一 江水

要册卷三十四  
州巴山縣界之說史正義因之寰宇記更云在長陽南七十里胡渭遂據以謂江沱出佷山逕扞關與大江分爲兩道不知其非古義也互詳夷水篇注自巫上皆其城也

趙戴於巫下增東字非也按漢志南郡西至巫縣而止再上則爲魚復屬巴郡矣當作自巫下皆其其域也

注烏飛水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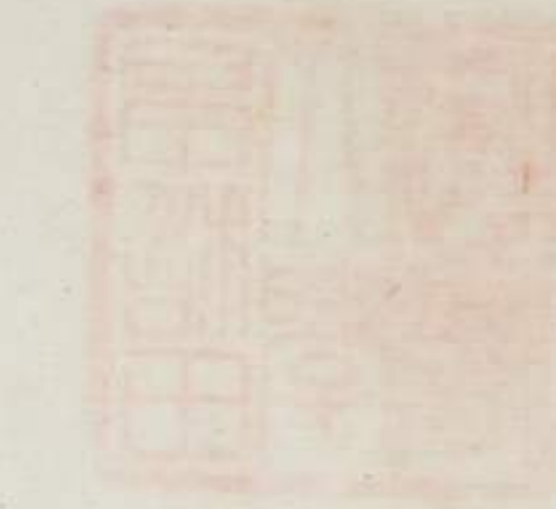
寰宇記烏飛山在巫山縣西南六十里言山高烏飛不能越也據此則烏當作鳥

注溪水導源梁州晉興郡之宣漢縣東

熊會貞曰按宋之宣漢屬魏興郡齊屬晉昌郡注上文亦明云巴水出晉昌郡宣漢縣則趙改爲晉昌是也戴仍舊文疏矣

注其水飛清潔石穴並高泉

趙戴以潔字移在穴字下是也而未盡按御覽引盛弘之荊州記巫城東北三百步有孔子泉其水甘馨雖帝漿無以過也然則高泉當作帝漿名勝志于孔子泉後引水經云江水又逕琵琶峽今本無之



注丹山在丹陽屬巴

右三

今本山海經海內經誤以郭注為經文當據此訂正

注又帝女居焉

右三

御覽五十一引無又字當衍

注封於巫山之臺

右三

趙據文選高唐賦注引襄陽耆舊傳改臺作陽按

御覽三百九十九渚宮故事三引襄陽耆舊記並作封

乎巫山之臺則又與注合

注精魂為草實為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右三

渚宮故事引襄陽耆舊記作精魂為草摘而為芝

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御

覽引同姬與上芝期為韻其下文又云妾在巫山

之陽高邱之岨且為行雲云云趙氏未覩襄陽耆

舊記全文故有改姬作岨之失

注宋忠曰歸即夔

右四

隋書經籍志樂緯三卷宋均注史記楚世家正義

亦作宋均注樂緯是也宋忠不聞注樂緯

注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

左四

山海經郭注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與

酈氏合括地志秭歸縣東有丹陽城熊繹始封也

而史記楚世家集解引徐廣曰在南郡枝江左傳  
疏引宋忠同墨子非攻篇楚熊麗始封睢山之間  
睢山即沮山在南漳西南六十里亦即荆山之首  
尤與子革說合宋翔鳳過庭錄又云丹陽在南陽  
丹水之陽

注東帶鄉溪

熊會貞曰夔城在江北東帶鄉溪則此溪自在江  
北下鄉口溪則在江南趙戴據下增口字是混江  
北江南之溪為一矣大謬  
注蓋夔徙也

右五

右五

善長於前巫縣下云故夔國也故於此言夔徙必  
有所徵未可以今存之書無考遽駁之

注上有奇石

御覽五十引劉義慶幽明錄奇石作倚石類聚六  
亦作倚石

右六

注猿所不能遊

猿下當脫猱字御覽九百引袁山松白鹿詩序曰  
荆門山下皆絕壁峭峙五百餘丈亘帶激流禽獸  
所不能履北岸有一白鹿常過江行人見之競逐  
之謂至山下必得鹿忽飛超洄而去於今此壁謂

左九

之白鹿山

注劉備改曰宜都郡治在縣東四百步

右十

臨江郡城在今東湖縣東二十里蜀晉宜都郡亦在西陵至宋齊始以郡治夷道善長以宋齊郡治蒙魏晉之稱誤詳見余隋書地理志考證

注鞠爲童枯

左十

枯爲岫誤

注梁州刺史郭詮

右三

劉凝之傳作郭銓御覽五百引本傳晉書桓石民傳並作銓然則作詮誤

注武烈王斬桓謙處

右三

桓玄之役武陵不在行間鬱儀未檢宋書劉道規傳亦不檢晉書桓玄傳及通鑑何耶晉書桓玄傳蜀譙縱以謙爲荆州刺史使率兵而下謙至枝江劉道規斬之何校作烈武王是

注枝江白虎王君

左三

御覽八百九十二引陳留耆舊傳王業字子香爲荆州刺史有德政卒於枝江有三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踰州境忽然不見共立碑文號曰枝江白虎王也

注縣江有洲

熊會貞曰名勝志改江作北趙戴從之非也枚迴洲不得在江陵縣北胡渭生改作西較勝然實不必改也

注江水自此兩分而為南北江也

酈氏言分為南北江者以下有故鄉洲龍洲寵洲邠里洲燕尾洲諸洲在江之中故分為南北江觀下江水斷洲通會之文是明明謂南北江合會也袁小修以今之虎渡口江水盛漲之時南溢入洞庭遂附會為禹貢江水會澧故道胡氏更附會以

左三

洞庭為九江之說不知自晉以前江之南北岸無堤障江南之水皆東北流滄水油水是也江北之水亦夏時泛漲溢而北出為夏水後世江身愈高北岸之水為堤所障不復分出為夏水南岸之水亦不復北出此正古今水道變遷小修文人不足深求胡氏專門名家亦信此燕說何耶

注故楚也

當作故楚都也以漢志校

注此城吾所築不可攻也乃引而退

吳志孫權傳赤烏九年朱然城江陵關公既言不

左四

可攻則其城堅可知何以不久復築孫權傳公還  
當陽西保麥城偽降遁去為潘璋司馬馬忠所獲  
未得至江陵也酈說非矣

水經注疏要刪卷三十五

宜都楊守敬撰

江水

注江水右池南派屈西極水曲之勢世謂之江曲者  
也

按江水自江陵下至郝穴順流直瀉至陽岐山西  
始彎曲如環故俗語云南風上下走北風泊石首  
鮑明遠所以有陽岐守風之詩也疑此注當在後  
文江水又右逕陽岐山北之上

經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出焉 注江水又東涌  
水注之水自夏水南通於江謂之涌口春秋所謂閻



敖游涌而逸於二水之間者也

右一

按御覽

九十

引盛弘之荆州記中夏口又東二十

餘里有涌口所謂閻敖游涌而逸二水之間謂之

夏洲首尾七百里華容監利二縣在其中矣寰宇

記引略同然則二水之間下有脫文趙戴所訂並

非 據荆州記所言是涌水甚長與夏水敵故經

云江水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又東南當華

容縣南涌水出焉以見其並大惟夏水另立篇原

委纂詳而涌水未另立篇當酈氏時或因水道有

變遷名稱有改易遂莫能明其原委但據盛弘之

荆州記之說合其所見圖籍涌水自夏水南通於

江故稱涌水注之而提綴一段以附經文此於注

為變例與沫水篇引劉淵林語同其後文所稱雍

口亦即此之涌口但不敢質言之耳戴氏因之改

經出字為入未得酈氏之旨今按涌水上源確自

江出求其下流足與夏水比長者惟長洋港足以

當之

見下文

蓋夏首東涌口之水既斷監利別有水

自江出與涌水下流合故亦有雍口之名久而水

名頓改不復謂之涌水而謂之長洋港酈氏遂據

當時之名書之耳

注江水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 獲吳水軍督陸景於此渚也

此條當緊接上卷之末 按此即杜預傳所稱襲

樂鄉起火巴山庾翼傳上表請據樂鄉之地渚宮

故事云在江南去江陵五十里是也若元和志所

云晉安帝于都縣所置之樂鄉在漢南與此絕不

相涉洪亮吉混而一之

經油水從東南來注之

熊會貞曰東乃西之誤緣油水在江之西不得云

東南來也

注又東逕公安縣北

左一

寰宇記引荆州記曰吳大帝推先主為左將軍鎮

油口時號先主為左公故名其城公安也郡國志

引魏氏春秋劉備在荆州所都改曰公安按晉宋

齊俱無公安縣據陳書陸子澄傳孫瑒傳置公安

為縣實始陳大建中

詳見余隋書地理志考證

荆州記魏氏春

秋所稱之公安但為公安城如上明城樂鄉城夏

口城之類地居衝要實未置縣此注所云公安縣

本是城字因誤為縣字後人遂改罷華容置江安

縣之縣為之字以免重複又於江安下增縣字此

蛛絲馬跡可推尋者一為改正而本書與諸地志皆無不合

注吳以華容之南鄉為南郡右二

此事無考

注江浦也右對黃州右二

黃山高竦於公安東南雖未臨江邊而沿沂皆見

此州字必山字之誤公安無所謂黃州也

注水南通澧浦左三

熊會貞曰此即澧水篇所謂赤沙湖水南注澧北

通江也

經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右四

後漢書馬援傳征武陵蠻軍次下雋議從壺頭從

充兩道入章懷注故城在辰州沅陵縣是已出充

縣之南壺頭之西而此經言江水至下雋縣北澧

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澧水

沅水湘水經皆云至下雋縣西北入江則在洞庭

湖東即下文陸水所逕之下雋也然則漢之下雋

本在湖東馬援所至之地當在今臨湘巴陵境以

地屬下雋故謂之軍次下雋也章懷注誤

注是乃湘水非江川也右四

熊會貞曰漢志澧水資水入沅沅水入江湘水入江水經則澧沅資湘入江酈氏以湘水為最大故謂澧沅資皆入湘以駁入江之文

注瀨東有黃金浦良父口夏浦也

右四

熊會貞曰據注此夏浦在江南而汪氏乃圖於江北與夏水通不知江水合沔水後猶屢稱夏浦則夏浦乃指夏時江水泛溢言非謂自夏水出汪氏尚未見及也

注水出巴丘縣東玉山玉溪

左四

熊會貞曰巴丘蓋巴陵之誤巴陵晉置古無巴丘

縣

注洲上有白面洲

右五

熊會貞曰上當作下其地蓋在蒲圻洲之東

注又有滌口水出豫章艾縣東入蒲圻縣至沙陽西

北魚嶽山入江

右五

熊會貞曰今無此水按陸溪之東沿岸皆山不容有出艾縣至魚嶽山入江之水注恐誤江西北當作西南江逕魚嶽山後又逕金梁洲又東北逕淵洲乃逕沙陽則魚嶽山在沙陽之西南審矣

注沙陽縣治也縣本江夏之沙羨矣

左五

此及下故曲陵縣後乃沙羨縣治又夏口城亦沙羨縣治是沙羨縣有三其在沙陽者注以為即漢之沙羨然宋志沙羨太康元年更名沙陽又立沙羨而沙陽徙今所晉志亦沙羨沙陽並立則注所稱沙陽之沙羨乃晉太康後所改之沙陽非漢之沙羨也漢之沙羨地志諸書並云在江夏西南而不言其里數按宋志晉末汝南郡流民寓夏口注證之當因立為縣非實土也沙羨縣廢遂為汝南實土又證以沔水經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入于江此經江水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

從北來注之則漢之沙羨即在夏口注所謂亦沙羨縣治者蓋非夏口之沙羨不足以言西北沔水來注也酈氏既誤以沙陽之沙羨為漢制故不敢以此夏口之沙羨定其時代又不敢以之釋經然以地勢論之當江漢水會理亦應置縣以治之漢制凡水會多置縣况江漢之大乎蓋至劉表時始移於沔左使黃祖守沙羨而孫權攻取之詳下文厥後程普孫皎陸遜諸葛瑾孫隣皆治此城陸渙所治在魯山或一時所徙水經作於三國時而經不據沔左之沙羨為說者經於蜀吳所改置之郡縣多不照仍以漢制立文故也至

晉太康時改爲沙陽又於夏口立沙羨晉志沙羨有夏口城故知仍漢制也而沙陽乃徙於蒲圻之下又至東晉僑立汝南縣省沙羨以入之宋齊以下江夏郡始治汝南矣

注江之右岸有雍口亦謂之流口東北流爲長洋港

左五

熊會貞曰右當作左長洋港在江之左也 雍與

涌音近雍口疑卽涌口也下文敘長洋港東逕州

陵知雍口在州陵西州陵在今監利境詳下文則雍

口當在今監利西注蓋於沙陽縣下別提長洋港

之源非雍口在沙陽下也

注卽州陵縣之故城也

左五

熊會貞曰左傳杜注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方

輿紀要謂州陵城在今監利縣東三十里是也而

一統志謂州陵在今沔陽州東南則在雲杜縣境

不在華容縣境矣與杜說不合推其故蓋以此注

敘州陵於沙陽縣之下因以爲在今沔陽東南也

不知長洋港入江處在沙陽下其上流逕州陵則

遠在其西考夏水注夏水又東逕監利縣南縣土

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東界逕於雲杜沌陽

爲雲夢之藪矣監利在今監利縣東六十里州陵在其西南則在今監利東不在沔陽東南審矣一統志未參合夏水注故不免謬誤

注右逕赤壁山北

六右

赤壁之地諸說紛紜多與當日軍勢不合惟酈注言赤壁在百人山南謂卽黃蓋詐魏武處而其上云黃蓋敗魏武於烏林相去幾二百里或疑其太遠不知曹操以水陸軍沿江而下聲言八十萬周瑜謂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所得表眾不過七八萬是則曹軍亦實有二十三萬以二十三

四萬之衆夫豈一二山林所能容劉先主伐吳連營七百里以首尾不能相顧致敗然以二百里較之固不相侔也且注言赤壁之下有大軍山小軍山紀要謂是吳魏相持陳兵名又其下有黃軍浦注亦謂是黃蓋屯軍所夫吳以三萬人拒曹操其屯兵處已幾及百里合劉先主劉琦之兵二萬餘人亦不過五萬餘人蓋赤壁爲操前鋒所及烏林爲操後軍所止吳軍以蒙衝鬪艦數十艘從南岸引次俱前同時發火則知自赤壁至烏林同時以火攻之蓋由南而北非必由下而上也觀周瑜傳自明是此注所據於當時軍勢至合詳

見余晦鳴軒稿

注水出江州武昌郡武昌縣金山

左六

按晉志武昌郡屬荊州宋齊志並屬郢州宋志江州晉惠帝元康元年置元和志初理豫章元帝時自豫章移理武昌卽此注後文傅綜庾亮之所鎮也然不過一時暫治不久旋罷此酈氏故以示博處

注北流逕汝南僑郡故城南 因置斯郡

左六

宋志晉末汝南郡流民流寓夏口因立爲縣非實土也沙羨縣廢遂爲汝南實土不言立郡注下文

云塗水歷縣西足知此兩郡字爲縣字之誤

注沌水上承陽縣之太白湖

左六

陽上脫一字趙據通鑑注寰宇記作沔陽是也然泛引他說則愈紊御覽一百七十一引何承天宋書州郡志晉初立沔陽縣爲江夏郡治又於臨嶂山置沌陽縣爲郡治此卽輿地志所稱魯山下晉立沔陽事也尋置沌陽爲江夏郡治因廢沔陽故宋志無沔陽縣至梁天監二年於漢雲杜縣地置沔陽縣見元和志卽今沔陽東三十里沔陽故城非復魯山之沔口亦非臨嶂之沌陽道元於梁初州郡之建



置見於此注者甚多戴氏改為沌陽考之未審

注逕沌陽縣南注于江

右七

當以南字斷句蓋以沌水注江為東北非南注也

王氏合校本以南字下屬誤

注故曲陵縣也後乃沙羨縣治

右八

宋書州郡志曲陵縣本名石陽吳立晉太康元年改曰曲陵明帝泰始六年併安陸是晉始有曲陵縣乃云後乃沙羨縣治何耶考三國志孫權傳程普傳並云攻黃祖於沙羨董襲傳又云黃祖以兩蒙衝橫沔口則此沙羨當為劉表所移置安得在

曲陵後且湏水注明云曲陵治石潼故城在潼水

之北亦不得在此 或疑曲陵為西陵之誤則漢

志沮水水經沔水皆當言至西陵入江不得言至

沙羨入江反覆推尋此故曲陵縣也五字實為駁

文

注昔魏將黃祖所守遣董襲凌統攻而擒之

右八

按當云劉表將黃祖所守孫權遣董襲凌統攻而

擒之

注直鸚鵡洲之下尾

右八

今江夏城西南白沙洲即古鸚鵡洲其下尾為江

水所激没世人遂於漢陽城西南之洲稱鷓鴣洲非矣

注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

左八

孫權所築之夏口城在江南岸何以云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細思之乃知古時江水不直逼黃鵠山下夏口城西南依山為壟東北側臨江水故善長所言如此又按夏口城即郢州城方輿紀要宋孝建元年移江夏郡及郢州並治夏口亦謂之郢城江夏本治安陸時江夏王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連接雍梁實為

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既有見城浦大容舫于事為便從之祝穆曰夏口城依山負險周迴不過二三里今城之大自隋韋焜始

注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

左八

熊會貞曰吳志孫權傳黃武二年正月城江夏山元和志鄂州城本夏口城吳黃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按吳黃武二年當魏黃初四年則注二為四之誤

注高觀枕流

左八

此謂黃鵠山據高枕江耳趙氏以方志江夏城中

有高觀山實之非也

注江水左得湖口水通大湖

左八

熊會貞曰太白湖在沔水之西此大湖在沔水之東安得合之為一趙戴增白字非

注江之左岸東會龍驤水口

右九

下言出北山則水在江之左戴改左作右非也元和志以晉龍驤將軍王濬嘗屯此名按濬未嘗屯此陶侃傳以龍驤將軍為武昌太守當是以侃名

注江之有武口

右九

熊會貞曰下云水上通安陸之延頭則武口在江

之左戴於有上增左字是也趙從宋本有作右誤

注通金女大文桃班三治

右九

治當作治

注庾仲雍江記曰

右九

隋志本無水字然庾氏別有漢水記則戴氏增水字是

注新興馬頭二治

右十二

治當作治

注舊樊楚也

左十二

名勝志引春秋語鄂渚樊楚樊楚連讀故云樊楚

也戴趙以樊字斷句改也為地知其未得此語所

出春秋語當即孔  
衍春秋後語

注又以其年立為江夏郡

右三

吳志孫權傳建安二十五年權自公安都鄂改名

武昌以武昌下雒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

昌郡建安二十五年即黃初元年此江夏郡為武

昌郡之誤

注城南有袁山

右三

吳志王蕃傳注引江表傳作來山通鑑同徐文靖

管城碩記引水經注作來山文靖自言得見宋本

水經注則當有據又言即昭五年沈尹赤會楚子

次于菜山然御覽四百九十二引江表傳則作袁山袁

來錯出無以定之

注又得東五丈又得次浦

左三

今武昌縣東猶有五丈湖口寰宇記五丈湖在武

昌縣東有長湖云云然則當從趙作又東得五丈

浦又東得次浦戴移上句東字於下句而刪又得

五丈四字非也

注故弦國也

右三

按元和志軼縣故城在仙居縣北四十里通典仙

居縣有弦亭仙居今光山疑江左移西陽郡於邾  
並移軹縣以隸之善長未嘗詳考而以爲漢故縣  
也

注春秋僖公五年秋楚滅弦弦子奔黃者也

十三右

左傳桓八年黃隨不會杜注黃今弋陽縣御覽

一百

六十引十三州記定城置在古黃子國南十二里

又引十道志光州弋陽郡春秋時弦子國是黃國  
弦國皆在今光州境又左傳僖二年江黃道柏皆  
弦姻也江道柏並在汝南則弦黃必皆與相近若  
以今黃岡爲黃國蘄水爲弦國是弦在黃之東楚

滅弦當先滅黃何以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耶是  
爲酈誤無疑

注齊立霍州治此

十三左

地形志霍州蕭衍置梁紀天監六年十二月分豫  
州置霍州隋志霍山縣梁置霍州注文齊字爲梁  
字之誤無疑

注枝津出焉

十三左

熊會貞曰蘄水篇蘄水首受希水枝津卽此

注本南陽郡治

十三左

注于上赤鼻山下旣引西陽郡若如全氏所改是

此複書而不言其故此注承上江右岸則知此在江之南岸按吳志甘寧傳拜西陵太守領下雒陽新二縣考二縣均在今興國州地寧爲太守當有郡治在江南而自來地志無及之者疑此南陽二字爲西陵之誤酈氏未能詳說耳

注史記秦昭王遣白起伐楚取西陵者也

右志

按國策拔鄢郢東至竟陵白起傳攻楚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與國策合是秦兵東至竟陵而止惟楚世家云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拔西陵六國表亦云拔西陵徐廣曰

屬江夏此酈氏所本而其下文又云二十一年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遂東至竟陵是西陵卽前一年鄢鄧五城之數亦東至竟陵而止若西陵是漢之西陵縣則秦兵已遠出鄢郢竟陵之東南於地望不合余按盛宏之荊州記自夷陵縣沂江二十里入峽口名爲西陵是知西陵爲地名非縣城名吳黃武五年改夷陵爲西陵蓋因其地先有西陵之目故也然則西陵夷陵相近而非一地白起先拔西陵後燒夷陵於情事亦合徐廣以江夏之西陵縣當之誤矣

注又東逕西陵縣故城南

右十四

此西陵縣在江北即漢之西陵縣也或以對禹貢之東陵差為近之若夷陵之西陵雖見楚世家然何足比漢之西陵縣元和志寰宇記皆言漢之西陵在黃岡西二里則非此地

注有西陵縣

右十四

寰宇記西塞山六朝時嘗設西陵縣南史周昞傳元帝承制封西陵縣伯則道元時此西陵縣尚存故不稱故城隋初省入武昌隋志武昌併西陵縣入即此西陵也詳見余隋書地理志考證

注蘄水從北東注之

左十四

熊會貞曰李克家疑作北來是也蘄水非北東流

趙氏安得引禹貢為證

注江浦在右臨江有空石山

左十四

熊會貞曰在當作左謂此浦之左右有山臨江也

注世祖建武三十年封陳俊子浮為侯國也

右十五

按後漢書陳俊傳建武二十三年卒子浮嗣封蘄

春侯此作三十年誤

注夾浦有江山

右十五

熊會貞曰江字衍或是誤字

注刊水從東陵西南注之

十五左

趙戴據寰宇記改刊為利通鑑晉咸和二年注引

水經注經所謂利水者也

日本內府有宋本寰宇記惜余當日未對勘之

注西北流逕陽縣故豫章之屬縣矣

十五左

按富水皆東北流無西北流者舊本但作陽縣趙

戴並改作陽新地望不誤然陽新立於吳大帝時

孫權傳建安二十五年以武昌下雒尋陽陽新柴

桑沙羨六縣立武昌郡是陽新屬武昌不屬豫章

晉宋齊志並同唯寰宇記言未立武昌郡以前屬

豫章與此注合然甘寧傳以破關公益陽功拜西

陵太守領陽新下雒二縣事在未立武昌郡以前

亦未以陽新屬豫章以寰宇記下雒併新吳之說

推之疑此當作新吳則屬豫章然去富水較陽新

為遠無以定之

注又西北逕下雒縣

十六右

熊會貞曰西當作東

注後併新陽

十六右

趙戴改作陽新固於事理不謬然終無以釋全氏

之疑余按寰宇記引武昌記晉義熙中併入奉新

又云故奉新縣在永興縣西南一百八十里又云



晉義熙中下雉併入新吳是亦未必併陽新也

注江水口右東得蘭溪水口并江浦也

十六右

熊會貞曰趙戴改口右東作又東右是只一蘭溪水矣觀注云并江浦則明有二水上句江水口當是江水得某口而有脫文也

注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 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

十六左

按酈氏不以洞庭為九江誠如全氏所說而全氏於山水澤地所在則謂酈氏以湖漢為九江果爾則所云東陵已出湖漢水之上矣然則酈氏係禹

貢於此明明從漢志尋陽九江之說而魏源書古微又以酈氏所云東陵在尋陽之上謂酈亦不從漢志不思九江為禹貢漢志要義縱不能定於一是何至默爾不置一辭其有逸脫顯然按事類賦卷六注引水經曰江至潯陽分為九道又引水經尋陽九江其一曰白鳥又引水經嘉靡江者九江之一也上一條是經文下二條是注文蓋酈氏引張須元所列九江之名吳淑猶及見經注完本而分引之但其脫在岸阻江山以下似嫌先敘東陵而後出九江不知刊水本西南流固不嫌先東陵

而後九江也。漢志東陵鄉爲灌水所出，舊說東陵在商城固始之間，南去江三四百里。今考廣濟、黃梅之間，莫大於小池口之水，其源出黃梅西北龍坪山，其北則岡嶺雜疊，踰松子關而所出灌決諸水皆北流矣。然則所謂東陵鄉者在松子關以南，龍坪山以北，去江不過百餘里。若如舊說在商城固始，刊水安能出松子關而南注江乎？此山橫亘數百里，其西北卽大別山也。讀決水注可見。

水經注疏要刪卷三十六

宜都楊守敬撰

青衣水

經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也。

右一

按漢志系大渡水於青衣縣，水經青衣水出青衣縣，則青衣水卽大渡水之殊目。此注依經敘青衣水不及大渡水，而江水篇又別載大渡水，蓋酈氏所見圖籍錯出，故不敢定爲一水也。青衣前漢屬蜀郡，後漢陽嘉二年改曰漢嘉，經文出三國時當稱漢嘉，而仍作青衣者，地屬邊陲，容有不照如三巴分於劉璋，經文只稱巴郡是也。

注瑕陽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來歸

右一

此人蓋亦鄭國之流

注建武十九年以為郡

右一

建武時改青衣縣為青衣郡他無所見豈光武既改為青衣郡旋復廢為縣至安帝乃置屬國都尉耶

注順帝陽嘉二年改曰漢嘉

左一

此改青衣縣為漢嘉縣也應劭曰青衣順帝更名漢嘉續志同後漢書西南夷傳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為漢嘉郡蓋至是始為郡也晉志云蜀章武元

年以蜀郡屬國都尉為漢嘉郡誤

桓水

注桓水出西傾山

右二

酈云岷山有桓水而後文不載今亦無考蓋即據班氏為說胡氏謂為班氏作調人是也地理志西傾山在隴西臨洮蜀山在蜀郡固不可合以為一而桓水行羌中入南海尤不可以入西漢之水當之水經亦云入南海全本班志酈氏引班書截去入南海三字而於水經入于南海則置之不論酈意蓋以馬融王肅為據不以班志水經為然雖

未顯斥之其實經注全不相比附潛水篇亦是此義而讀者不能以意逆之遂疑其以晉壽爲宕渠矣 陳氏澧以若水西之無量河當漢志之桓水而入於南海三字不照錢氏站以雅魯藏布江當漢志之桓水而去中國太遠皆於禹貢不合且二家所指皆在漢之塞外總之漢志此條必有駁文當存疑

注今其下民謂是坂曲爲盤也

左二

段玉裁曰是與氏通說文巴蜀名山崖脅之堆旁著欲落墮者曰氏當作今其下民謂坂爲是曲爲

盤也

注恐乖尙書因桓之義非浮潛入渭之文

左二

據鄭說是以桓爲坂名非水名王鳴盛謂卽郭仲產所云隴西郡之隴坻其說近是何秋濤曰漢陽隴縣地在今甘肅秦州清水縣北西傾之人來梁州不必踰隴鄭說桓是爲隴坂故酈注疑之

若水

經東南至故關

左三

史記司馬相如傳略定西南夷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又云關沫若是若水故有關也

注生崑崙山西附西極也

左三

今本山海經此八字作郭注其下更有其華光赤  
下地六字證以離騷王逸注皆山海經正文

注黑水之間

左三

山海經黑水下有青水二字此脫

注一名州江大度

右四

州江大度連屬為句陳氏澧水經注西南諸水考  
以州江斷句是鮮水無源矣續志旄牛下引華陽  
國志有鮮水若水一名州江疑此大度為衍文  
注其一水枝流東出逕廣柔縣東流注于江

右四

熊會貞曰今無此水或即指青衣水乎蓋州江大

度水入繩水遂通謂繩水為大渡水

見篇末

而青衣

水有大渡水之稱

按茂堂錢獻之皆云青衣水即大渡水

因以為繩

水枝流也

注淹水東南流注之

左四

熊會貞曰按說文水經之淹水即山海經漢志之

繩水注分淹水繩水為二此酈氏之疏也

注昔李驤敗李流於温水

右五

晉書王遜傳李雄遣李驤任回攻越雋郡太守李  
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於温水釗

敗績以二郡附雄晉書戴記李雄傳亦是李釗李  
驤爲李特之弟李流爲李特之少子並無相鬪事  
朱箋以下熟視無覩可怪也

注定西夷

右五

史記司馬相如傳邛笮君長聞南夷得漢賜願內  
附以此南夷相如云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又云因  
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又云司馬長卿略定西夷  
是相如所從事在西夷不在南夷邛笮西夷也不  
可混入於南趙戴增南字非也

又左合卑水

右六

熊會貞曰錢氏漢志斟注以今之芭蕉溪當卑水  
是也汪士鐸謝鍾英謂卽今之會通河誤

注晉明帝太寧二年

左六

此事在晉明帝紀太寧元年五月通鑑亦系於是  
年十六國春秋系於成玉衡十三年亦晉太寧元  
年也二當作元

注遣將軍姚岳擊之

左六

趙引王遜傳作姚崇表異同其實崇字誤也晉明  
帝紀及載記李雄傳華陽國志並作姚岳十六國  
春秋通鑑並作姚嶽

注髮上衝冠恰裂而卒

左六

王遜傳不載卒年然云自永嘉四年在州十四年則亦太寧元年也華陽國志謂遜卒於太寧四年誤

注按永昌郡有蘭倉水 與類水合 又東與禁水

合

左六

熊會貞曰蘭倉水類水禁水自在雲南永昌府地酈氏因其注瀘津水而帶敘於此耳陳澧謂注以四川高縣西之大紋定川等溪當此數水亦觀注不審矣

注又有光珠穴

右七

按華陽國志作光珠穴據下文亦當作光珠後漢書哀牢傳亦作光珠注引博物志光珠卽江珠也南中志呂凱子祥太康中獻光珠五百斤趙戴乙作珠光非

注水自永昌縣

右七

熊會貞曰按只有永昌郡無永昌縣齊永昌郡有永安縣此永昌當作永安

注險難三津之阻

右八

華陽國志作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當云

至險難步有三津之阻

注隗叔通性至孝為母給江膾水

左八

御覽

四百一十一

引蕭廣濟孝子傳云隗通字君相華陽

國志稱孝士尚書郎郭隗相字叔通樊道人也

又御覽

三百八十九

引孝子傳作江脊水

沫水

注今夷人共營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

右九

熊會貞曰續漢志注引華陽國志之作其括地志

引同則之為其誤

注又有利慈

左九

續漢志靈關道下引華陽國志有銅山又有利慈

慈下亦無渚字趙戴增渚字未知所出恐是戴意

增而校趙者從之證以下文不如增池字

注沫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嘉郡南流衝一高山上

合下開水逕其間

左九

蜀都賦演以潛沫劉逵注有水出岷山之西東流

過漢嘉南流有高山合下開水經其中曰沫水

潛行曰演此二水伏流故曰演以潛沫酈氏此注

上文只就經文釋地絕不及水道此忽總提一段

與經文表異同而實全本劉逵蜀都賦注疑沫水



出岷山西上本有劉逵蜀都賦注曰七字今本脫之

注華陽國記曰二水于漢嘉青衣縣東合為一川左九  
今華陽國志闕漢嘉郡無此條而郡國志漢嘉下  
補注引華陽國志曰有沫水從西來出岷山又從  
岷山西來入江合郡下青衣江入大江江上土地  
多山其文與酈引大異當是酈抄變其辭然續志  
所引亦多訛字不可理

注又東逕開邦縣右十  
戴改開邦為開刊然開邦開刊均不見晉宋地志

何必開邦為誤

注昔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西涸崖

右十

以下並華陽國志文按漢書溝洫志李冰鑿離峯  
避沫水之害晉灼云峯古堆字也峯岸也師古曰

音丁回反史記河渠書作確考說文字林玉篇廣

韻集韻皆無峯字正字通始載之如溝洫志果有

此字不應古字書皆遺之錢大昭曰峯當作崖說

文崖高也從尸佳聲徐鉉音都回反按峯與崖形

近知溝洫志本作崖史記舊本亦當同自傳抄既久乃誤

作峯又或誤作崖故寰宇記雅州下引郡國志稱

離崖名山縣下亦稱離崖

其云音雅雅州以此得名誤

又不知

何時並誤離作溷故華陽國志稱溷崖而注遂沿之總之河渠書溝洫志稱李冰鑿離崖避沫水之害而華陽國志及注敘溷崖於沫水謂在南安西則溷崖即離崖無疑也寰宇記既兩載離崖又於龍遊縣下引溝洫志離崖顯分爲二誤也而顏魯公作離堆碑記直書作堆又移其地於新政在今南部誤矣近志謂在今灌口則因李冰開成都兩江與江神鬪而混合之

延江水

注警縣故犍爲郡治也

左十

熊會貞曰華陽國志犍爲郡孝武建元六年置時治警元光五年移治南廣孝昭元年移治樊道後徙武陽趙氏失檢故不知郡嘗治警洪亮吉亦未知之按犍爲郡武帝建元六年置牂柯郡元鼎六年置警屬牂柯當是元鼎時度屬

注東至警邑入延江水也

右十二

此注有脫文注當先敘延江之源於南廣下接延江水又與漢水合云云而後再提經文東至牂柯警縣云云蓋漢水東至警入延江其源必在警縣

之西何得敘於鬻水温水之後此因注有脫文餘存漢水一條無可附麗後遂綴於鬻温之後而方位不合矣 又按延江水自南廣至鬻縣幾千餘里酈氏豈得無說

注更始水即延江枝分之始也

右十一

熊會貞曰注謂更始水即延江枝分之始則更始水非別有上源洪亮吉以豐樂河為更始水源誤

注魏武分巴立為涪陵郡

右十二

寰宇記獻帝建安中涪謝本以涪陵廣大白州牧分置丹興漢髮二縣劉璋又分涪陵立永寧縣合

四縣置屬國都尉治涪陵蜀先主改為涪陵郡然則劉璋置都尉劉先主改郡耳

注張堪為縣會公孫述擊堪

左十一

按張堪後漢書有傳不載此事稱以謁者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中間不得有為涪陵縣事此當本他家後漢書疑為縣當為郡之誤蓋以蜀郡太守攝巴郡事也

注鄙郡本名義陵

左十二

元和志漢改秦黔中郡為武陵郡移理義陵然則漢初郡治義陵足證潘京之說

注酉水北岸有黠陽縣

右三

黠陽晉縣在今龍山縣境沅水篇敘酉水東南流  
逕口陽縣故城南趙戴據朱箋誤填無陽卽此縣  
也

注兩縣相去水道可四百許里于酉陽合也

右三

此酈氏正經之文言更始水合酉水在遷陵西遷  
陵又在酉陽西四百許里而經文乃云至酉陽縣  
入於酉水故辨之於文當云不得於酉陽合也今  
本脫不得二字遂不可通

四存水

注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爲周水

右三

熊會貞曰舊唐之周水與此懸隔不得混爲一水  
趙說大誤

温水

注一名河水

右三

熊會貞曰漢志河水本出勝休與俞元之南池無  
涉酈云南池一名河水者蓋其時河水與南水通  
流也其下流則別名梁水故下云梁水上承河水  
其東南逕勝休又東逕毋椽注橋水卽漢志勝休  
河水東至毋椽入橋之道趙氏謂善長以河水卽

橋水之一名全氏謂善長以南橋水爲河水所入  
又謂俞元之橋水一名河水則二橋互相出入恐  
有誤俱由不知水有變遷也南池卽今之撫仙湖  
河水卽今之星雲湖也

注劉禪建興三年分牂柯置興古郡

左十四

蜀志後主傳建興三年分建寧牂柯立興古郡此  
脫建寧二字

注治宛温縣

左十四

兩漢志並作宛温晉志同惟華陽國志作温誤脫  
戴反刪酈書以合之大謬

注而僕水右出焉

右十五

熊會貞曰據葉榆篇葉榆僕水同流上文亦云與  
葉榆僕水合則僕水卽葉榆水矣此僕水右出卽  
彼篇所謂葉榆水東南絕温水也

注潭水又得鬱之兼稱

左十七

橋水入温故橋温通稱潭水不至廣鬱不得有鬱  
之兼稱且此與上下文義皆不屬當是橋水又得  
鬱之兼稱故下文接以南橋水云云 陳氏澧不  
知橋温通稱鬱水之例而夜郎竹王之國竟移於  
廣南偵矣莊躋伐夜郎從沅水上溯且蘭在今貴

州平越都勻間若至廣南中隔南盤江何得北椽  
船乎

注而字當為南南橋水也

左七

此蓋酈氏所見漢志作而有橋水因破而為南觀  
上文引漢志可見今本漢志作又有橋水戴氏改  
而為又於此復不照上文改作而字當為温非橋  
水也不知酈氏明云橋温亂流故兼通稱何得又  
自相駁詰蓋於酈旨全失之矣

注鬱水右則留水注之

下逕中留入潭潭水東逕

阿林縣

左七

此遙接上文潭水又逕中留縣東阿林縣西入鬱  
水之文蓋潭已入鬱故以下皆稱鬱水疊文兩潭  
字皆鬱字之誤戴改是也蓋潭水在阿林縣西已  
入鬱水此逕阿林縣不得復稱潭水也然趙氏尚  
未悟此近刻全本乃同戴氏當亦校者所改

注郡統臨允縣

右十九

臨允漢縣故屬合浦沈志引何志吳時屬蒼梧據  
此則孫權時屬珠官

注鬱水南逕廣州南海郡西浪水出焉又南右納西  
隨三水

右十九

以今地理證之並無此水道如其說似鬱水由海  
邊南下者豈古時自廣州至交趾九真日南之東  
有大陸地乎然南北相去數千里並不言所歷之  
道篇中所敘盧容壽洽諸小水皆從四會浦逆溯  
而上非有自廣州至四會浦之道也可知並非當  
時所見圖經之誤良由酈氏以山海經鬱水有西  
南注南海入項陵東南之文無圖經以證之遂臆  
度卽廣鬱之鬱水下流觀下駁應氏東入海之說  
足知其旨不知山海經言鬱水出象郡不言出廣  
鬱此自別一鬱水出日南者何得與廣鬱之鬱水

相連續此與江水篇所敘僕水同爲酈書之大詬

病也漢書高帝紀臣瓚曰茂陵書象郡治臨塵此則與廣鬱相接而酈氏不引茂陵書何也

注又東右與壽洽水合水出壽洽縣界左十九

江水篇葉榆篇皆有麓洽縣在羸隴之西北羸隴  
爲交趾郡治在今越南河內省此壽洽分西卷立  
日南郡治西卷在今越南南圻之北相去甚遠安  
得合之爲一朱箋說誤趙氏亦不能訂正何耶

注魏正始九年林邑進侵至壽洽縣左十九

宋志日南郡壽洽晉武帝太康十年分西卷立而  
此注云魏正始九年林邑進侵至壽洽魏正始九

年為孫權赤烏十一年然則是吳置林邑侵壽  
冷事不見三國志

注隱山繞東

左九

熊會貞曰上言盧容水隱山繞西下言大源淮水  
隱山繞西小源淮水隱山繞南與此隱山繞東句  
法正同全趙戴獨以此隱山繞三字為衍文何也

注城西折十角

右三

熊會貞曰城角如何能作十字形趙氏引何曾蒸  
餅為說殊為穿鑿十字或是一字之誤

注元嘉二十年

右三

宋書此事在元嘉二十三年御覽作二十二年

注斬區粟王范扶龍首

右三

按宋書林邑傳陽邁遣大帥范扶龍大成區粟五  
月蕭景憲斬扶龍大首是范扶龍大四字姓名為  
陽邁大帥非區粟王也梁書作范扶龍無大字此段所敘  
檀和之破區粟與沈約宋書多異同當是王智深  
等宋書文

注卽一浦也

右三

一當作此

注自九德道類口

左三



熊會貞曰此篇多主人行言不專主水流言如下  
文自南陵究出於南界蠻及自盧容縣至無變云  
云皆指人行言也此作道是趙戴從宋本作通非  
也

注九德浦內逕越裳究

左三

熊會貞曰逕字蓋通字之誤

注山溪瀨中謂之究

左三

按爾雅水醮曰沈說文沈水涯枯土也又詩蒨鞠  
之卽毛傳蒨水涯也鞠究也鄭箋水之內曰隩水  
之外曰鞠韓詩有蒨隩周禮注作汭坵字並從九

又爾雅鞠究窮也言其曲水窮盡之處詩節南山  
箋究窮也此足盡究之義矣

注元嘉元年交州刺史阮彌之征林邑

右二

宋書阮彌之征林邑在元嘉八年所遣隊主爲相  
道生無阮謙之名

注令軍水進

左二

水字誤趙戴改作大亦非觀下持重故也則當作  
不進

注象林功曹姓區有子名連

左二

連趙氏據梁書作逵戴徑改作達 按南史及隋

書並作連御覽二十引亦作連是梁書乃誤字世

人謂趙戴相襲為暗合戴氏何竟獨與趙皆據梁

書耶知此百喙不能為戴氏解矣

注夷帥雅夷奴也

御覽作夷帥雅夷奴也皆不與晉書同此當仍舊

注文當治此為國君王

御覽二十一引作治書抄一百二十三作當為此國王

注遠適在南

熊會貞曰黎崩安南志略作遠適日南是也

注水長丈六七

七下脫尺字

注山海經曰離耳國雕題國皆在鬱水南

左三五

以上敘越南之水忽接敘珠崖儋耳此二郡皆在  
海中與鬱水不相涉蓋以山海經有在鬱水南之  
文遂撮合之可知酈氏所敘交趾九真日南之水  
但抄合諸史南夷傳及交州記林邑記交廣春秋  
諸書以敷合山海經不必有精詳之圖為藍本也

注入項陵東南者也

左三五

海內南經云鬱水出湘陵南海一曰相慮是項陵  
須陵湘陵地皆無考無以定為誰誤不如各存其

舊

注應劭曰鬱水出廣信東入海言始或可終則非矣

左三

熊會貞曰廣信當作廣鬱應氏此條漢志注不載然漢志本注已載鬱水原委應氏不應與之復疑是地理風俗記之文酈氏以山海經鬱水西南注南海入項陵東南而應劭言東入海與山海經相反故謂其終言東入海為非也然漢志言鬱水東至四會入海應劭實本漢志不誤酈氏專主山海經以便敘入越南山水澤地因以應說為非矣

水經注疏要册卷三十七 蘇宜都楊守敬撰

淹水

注臨池澤

左一

續漢志引地道記作鹽池澤

葉榆水

注東南逕秦臧縣南與濮水同注滇池澤于連然雙柏縣也

右四

熊會貞曰此有誤葉榆與濮水並東南流安得東北出於連然雙柏同注滇池又東逕梁水郡復絕温水脈水尋梁殊非關究此必不能為酈氏曲解

者而陳氏澧云水經無僕水注亦不言僕水所出不知僕水明見江水篇又以滇池為撫仙湖憑臆位置亦同一悠謬也

注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盤町山

右四

酈氏之所謂温水者即今之南盤江酈氏之所謂盤江者今無其水據其所敘似今彌勒瀑布河倒流入葉榆者縱川土流移未必如此之甚此亦必酈氏所據之圖誤也

注伏波將軍馬援上言

左四

此條及下條范書皆不載當本東觀漢記及他家

後漢書文

注蓋兵車資運所由矣

右五

按馬援言從菴泠水道出進桑是由富良江水道然至益州賁古中隔温水蓋兼用陸路轉輸故云兵車資運所由

經至東界復合為三水

左五

熊會貞曰朱箋東一作南戴氏據改作南非也按

注述經文亦作東則東字不誤

注秦始皇開越嶺南立蒼梧南海交趾象郡

左五

按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畧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

南海三郡並無立蒼梧交趾郡事此二郡實漢武所置然則當云桂林南海象郡蓋象郡已包有交趾在內也

注漢武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啟七郡

左五

按漢書武帝紀定越地開九郡在元鼎六年此云二年誤本九郡此云七郡者南海實秦郡鬱林即秦桂林郡故後漢書馬援傳言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亦除桂林南海為言也

注後朱鸞雜將子名詩索菴冷雜將女名徵側為妻

右六

趙云索妻猶言娶婦而駁范史嫁為詩索妻之說

安知非此注詩索下脫娶字馬援傳章懷注亦云

詩索妻寰宇記新昌縣下後漢朱鸞人詩索以菴冷雜將之女徵側為妻

注走入金溪究

左六

後漢書南蠻傳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注究不事人蠻夷別號也據此注則究乃蠻夷澗谷名章懷注誤

注三歲乃得

左六

馬援傳章懷注作二歲乃得之按援傳言明年斬徵側則作二年是

注一發殺三百人

右七

書抄一百二類聚六引日南傳作一發萬人死三

發殺三萬人

注越遣太子名始

右七

書抄十五二引劉欣期交州記云趙曲者南越王

之孫屢戰不克矯託行人因得與安陽王女媚珠

通截弦而兵既重交一戰而霸也

注建安二十三年立州之始蛟龍蟠編於南北二津

故改龍淵以龍編為名也

右八

按沈志交州刺史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百越交趾

刺史治龍編漢獻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蒼梧

廣信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及分為廣州治番禺

交州還治龍編晉志畧同而酈氏於浪水篇云建

安二十二年遷州番禺是此所云立州者當作遷

州然據宋志遷州在十六年非二十三年且由廣

信遷番禺非由龍編展轉推求無可合者 元和

志龍編縣下立縣之始蛟龍蟠編於江津之間因

以為瑞而名縣然則立州當作立縣 據注則改

龍淵為龍編在建安時而兩漢志皆作龍編方輿

紀要云縣本名龍淵唐顏師古章懷太子諱淵改

兩漢志為編也

注既言其化亦化無不在

右八

此條文字訛舛不可讀

注經言於郡東界復合為三水此其一也

右八

熊會貞曰經言分為五水又合為三水注有分流之五水而合流只二水全氏改此一作二亦為鶻突未明經注之旨按其次一水至稽徐縣涇水注之而涇水入稽徐縣乃不言注次一水而言注於中水是顯有奪誤當是入稽徐縣注於次一水又東注鬱此其二也蓋上北二水合為一水此次一

水合涇水為一水下中水南水又合為一水方足

三水之數

注東逕安定縣

左八

安定前漢屬交趾續志作定安魏志陳留王紀咸熙元年封呂典為定安侯沈志亦作定安似當以定安為是

注又東逕無功縣北

右九

郡國志及馬援傳並作無功此不當改功作切舊唐志亦作無功汪遠孫云縣為武帝所開不當以無功名亦臆揣之辭若然則無切又何解

夷水

經夷水別出巴郡魚復縣江

御覽

七百八十五

引水經作夷水別出巴郡魚復縣無

左九

江字余謂御覽所引爲是不然酈氏何以不言首受江又何以不駁正經文此當因江水篇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故後人於此加江字然江水篇酈氏但以縣有夷溪解之絕無分江之說自此篇增江字是真以夷水爲首受江而胡渭等遂指爲禹貢荊州之沱豈酈氏所及料乎余嘗由清江上溯至資邱舟行止此其間灘險以數十百計兩

岸山峽壁立處較巫峽又狹數倍由資邱以上則崎嶇更甚其水有懸崖數十丈若瀑布者必不可通舟若古時又有江水並流勢必漫山溢谷非唯險逾三峽將沙渠佷山之間無居民矣今按大江夔巫南岸之水唯巫山之觀渡河與建始之蒲潭溪相近而中隔大石嶺觀渡北流蒲溪南下安能逾嶺相通觀渡之上有大溪河由瞿塘入江源出十二關與建始之龍溪亦相近而關嶺重疊亦斷無通理胡氏悍然爲此說者以酈注於夷水有捍關與張儀說相符不知此捍關特在江之南岸



近夷水故鄆於江水篇中亦載之其言臨江據水者臨大江據夷水也以今準之當即野關司非必江水由此溢出且張儀云浮舟至捍關以下縱不由三峽豈不可以出陸路乃以上附禹貢下議班氏謬矣

注鹽水即夷水也

右十二

巫溪之鹽水在江北夷谿之鹽水在江南酈氏何嘗合之為一全自不審耳

注穴口大如盆

右十二

御覽四十九引宜都記宜楊山有風井穴大如甕是

也

注還步楊溪得其筮

左十二

御覽二十二二十六五並作盛弘之荊州記步作十四七百六十五

涉楊上有長字御覽四十九則作宜都記楊上亦有

長字是也

注夷水又逕宜都北

右十四

寰宇記陳天嘉元年於漢夷道縣城東置宜都縣元和志亦云陳置非道元所及以江水篇照之似謂宜都郡蓋晉郡治在夷陵而宋齊郡治在夷道也都下當脫郡字

注亦謂之佷山北溪

右十四

按北字衍

油水

注水出高城縣滄山

右十四

漢志滄山滄水所出東入繇繇水南至華容入江

亦本山過郡二行五百里說文滄水出南郡高成

滄山東入繇油水出武陵孱陵西東北入江段氏

說文注以華容在江北謂繇水亦在江北而水經

注則謂滄水合油水入江是以繇水即油水也按

通典寰宇記並云松滋漢高成縣則滄水自應在

江南滄水入繇則繇不得在江北且漢志云過郡

二行五百里漢南郡之地北至襄陽逾漢水而後

為南陽郡地繇水在江北斷無過二郡之理在江

南則過南郡武陵二郡漢志南入江當從說文作

東北入江方合

澧水

注充縣廢省臨澧即其地

左十四

按晉志充縣臨澧二縣並立宋志臨澧太康四年

立再考齊志據戴氏所改是明明廢充縣為臨澧

豈晉宋志皆誤耶

注水源南出零陽之山歷溪北注澧水

十五右

零陽之水安得入湘應說本是入澧今本漢志誤作入湘耳

注澧水又逕澧陽縣

十五左

按酈氏言澧水出建平郡建平今巫山縣治零陽在慈利縣東澧陽即今石門縣治澧陽在建平南當在零陽之西北澧水不得既逕零陽而後逕澧陽當是澧水又逕澧陽縣西注脫西字戴氏以下有澧陽遂改澧陽非矣况澧水逕澧陽又合黃水而後東注澧水則澧水不得至澧陽審矣 澧陽

縣晉志脫畢氏補正亦脫

注澧水又南逕故郡城東

十六左

按故字上有脫文晉志穆帝時以義陽流人在南郡者立義陽郡隋志安鄉舊置義陽郡其地在今安鄉縣西澧水正逕其東則故郡上當有義陽二字義陽郡詳余隋書地理志考證

注澧水又東南注於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

十六左

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水經注謂澧水會沅然後入湖澧沅雖相通而各自入湖澧所入處名澧口沅所入處名鼎江口不知道元明云枝瀆注於沅

水經流注於洞庭何范氏讀酈注之不審耶

沅水

注無水出故且蘭

經以沅水標名自當溯沅水之源况自且蘭至鐔成已歷兩縣不容不注一字而別以支流之無水為開端無此例也余疑經文自首至鐔成為沅水必有酈氏注文而世本逸之其事逕無陽縣不稱故縣知是經文但其下當有無水注之而改逕為過又提行書之方合○按海內東經沅水郭注引水經云沅水出牂柯且蘭縣又東北至鐔成縣為

右六

沅水又東過臨沅縣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無東過無陽縣之文豈郭所見已脫耶又按漢志云無水首受故且蘭不言所受何水亦以地接蠻夷不能實指其所出之山也

注東南流逕陽故縣南

右七

陽上脫一字趙戴並填以無字不知無陽縣即今之芷江為無水所經見上文其地去此甚遠按晉宋齊志武陵郡並有黠陽縣一統志在今龍山縣境延江水篇云酉水北岸有黠陽縣即此酉水也合而觀之則此為黠陽之脫誤無疑朱氏漫引漢

志之無陽趙戴從之曾不思地望不合况此黠陽明見延水篇何不互勘其為疏鹵實甚

注縣治武陵郡下

右三

酈氏蓋以秦之黔中郡治臨沅漢亦為武陵郡治然則前漢之義陵非郡治矣元和志漢改秦黔中為武陵郡移理義陵證以潘京之說見延江篇酈氏似誤然續漢志武陵郡以臨沅居首則已以臨沅縣為郡治

注沅水又東歷龍陽縣之汜洲

左三

吳志孫休傳注引襄陽記云遣客十人於武陵龍

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此注文省橘字耳按

通鑑梁太清三年注李衡植柑之洲非洲之橘洲

全氏乃誤讀胡說何耶寰宇記引李衡事系於武

陵縣是也初學記二十八類聚六十四引襄陽記李衡相橘事並稱武陵龍陽洲上

浪水

經沅水谷

右三

漢志鐔成下康谷水南入海當即浪水此沅水谷

疑康谷之訛

注晉書地理志

右二

此晉書地理志或即王隱晉書地道記

注山海經謂之賁禹者也

左四

今本山海經無賁禹山惟南次三經有南禺山當  
卽賁禹之誤

注建安二十二年遷州番禺

左五

宋志遷交州於番禺在建安十六年晉志在十五  
年

經其餘又東至龍川爲涅水屈北入員水員水又東  
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

右七

觀經言涅水所在之縣及員水所歷之里數蓋以  
今廣東之東江當涅水福建之汀江當員水也然

東江西南流而以爲東流汀江與東江不通流而  
以爲涅水入員水謬誤殊甚乃酈氏不加駁語依  
而釋之可怪也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水經注疏要刪卷三十八 晉 宜都楊守敬撰

資水

注蠻保此岡故曰武岡縣卽其稱焉

寰宇記亦同此說又引郡國志云武岡岡接武陵  
因以得名然則宋志作剛非晉志邵陵郡竟無其  
縣尤非

注東北流逕扶陽縣南

寰宇記扶陽場在武岡州西當作東南二百二十里

隋平陳以邵陽七縣併二縣此卽扶夷縣北界也  
舊爲扶陽場按今新寧縣東十五里有扶陽山新

寧又舊號扶陽鄉扶陽或梁時所立縣

注本零陵之夫夷縣也

宋志夫不可為縣名故為扶余按後漢書第五倫

傳本作扶夷郭璞山海經注亦作扶夷夫本有扶

音

經東北過邵陵縣之北

東上脫又字衍之字經作於三國時此條似已及

晉代疑經有晉人續增

注立邵陵郡於邵陵縣縣故昭陵也

兩漢志長沙有昭陵縣晉改為邵陵為避諱也孫

皓於昭陵縣立郡當仍稱昭陵縣而酈氏亦云邵

陵者當是張勃吳錄中語觀宋志邵陵下云吳錄

屬邵陵可見張勃晉人不得不追改如陳壽於昭

陵昭陽皆稱邵陵邵陽是也其實當云縣故昭陵

也吳寶鼎元年孫皓分零陵北部立昭陵郡於昭

陵縣晉武帝改為邵陵方合又按吳志蔣欽傳以

昭陵為奉邑又宋志高平縣吳分昭陵立則吳時

不稱邵陵宋志邵陵郡邵陵縣云二漢無吳錄

屬邵陵是不知邵陵即二漢之昭陵也元和志昭

陵後漢改為昭陽尤誤又按昭陵二漢皆屬長



沙則當云分長沙而云零陵北部者所領都梁夫夷昭陽等縣皆零陵屬也元和志未細核故致誤宋志二說皆誤晉之邵陵卽二漢之昭陵屬長沙晉之邵陽卽續漢志之昭陽屬零陵非吳始立也據漢志表是元始五年分昭陵立昭陽趙氏謂後漢析置亦微誤

注南入于邵水

寰宇記作邵陵水觀上下文有陵字是

湘水

經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

右四

孫星衍云始安二字疑衍按注文明云山在始安縣何得以爲衍耶且水經通例言所出之水郡縣並載

注應劭曰湘出零陵山

右四

漢志所載諸水皆系所出之縣不系所入之縣應劭注亦然此應氏語亦應系於零陵始安下顏氏誤系於臨湘又脫陵字何氏遂疑此別一零山不思此零陵山卽陽海山酈氏明云山之殊目戴趙乃不據酈注補漢志注之脫反刪陵字豈湘水亦有二哉真郢書燕說矣元和志亦云陽朔山卽

零陵山

注南為灘水北則湘川

右四

按酈氏亦本漢志引湘通灘本始於秦監祿而漢志載湘灘二水於零陵縣下則亦以監祿所開為灘水也酈氏不誤

注故曰九疑山

右五

按漢武帝紀元封五年望祀虞舜於九疑應劭曰舜葬蒼梧九疑山名在零陵營道文穎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如淳曰舜葬九疑九疑在蒼梧馮乘縣故或云舜葬蒼梧也然則此說異同久矣

海內南經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郭注即九疑山禮記亦曰舜葬蒼梧之野然則酈氏本山海經為說原不誤胡梅磧分蒼梧九疑為兩地反為孤證又按海內經蒼梧之邱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帝舜之所葬云云郭注山在零陵營道縣南其山九溪皆相似故曰九疑古者總名其地為蒼梧也

注營陽郡治也魏咸熙二年吳孫皓分零陵置

左五

元和志吳分零陵置營陽郡寰宇記吳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部為營陽郡與注但差一年而晉志云

穆帝分零陵立宋志亦云江左立然宋志又云永嘉元年分荆州之營陽等入郡立湘州則懷帝時已有營陽矣當以吳立為正

注都溪水又南逕新縣東

右六

趙戴於新下增寧字按新寧縣在今常寧縣西北三里去此甚遠此為營陽郡地所領營浦營道春陵冷道四縣不容中間別有一縣初學記引水經注都溪水出春陵縣左與五溪俱會縣有五山山有一溪五水會於縣門故曰都溪水寰宇記引同是知此五溪即會於春陵縣門也而上文既云都

溪水逕其縣西此又逕其東又逕其南無此水道按宋州郡志春陵令前漢舊縣春陵侯徙國南陽省吳復立晉宋齊因之乃知酈所云新縣者謂吳所立之春陵縣對上漢故城言也新字上無脫文

此例水經注不多見故趙戴不審

注以封長沙定王子節侯賢之邑也

左六

此從史表然賢薨於宣帝時節字疑衍

注產言其郡縣為表上言錢得除

右七

寰宇記引無產言二字下言字作口是也

注余所聞也聖人之神曰靈賢人之精氣為鬼

左七

聞字貫下讀也字衍

注水出湘東郡之新寧縣西南新平故縣東新寧故新平也

左七

既云水出新寧之西南新平故縣東則明明為二城而下又云新寧故新平也按宋志云新寧吳立又云新平張勃吳錄有此縣晉孝武太元二十年省故晉志有新寧無新平然則晉併新平於新寧也酈語稍有病元和志謂宋元徽中改新平為新寧亦誤云新寧故新平地也則可

注至湘東臨承縣北臨承即故酈縣也

左八

按宋志臨承吳屬衡陽太康地志屬湘東又云湘東晉世七縣孝武太元二十年省酈利陽新平三縣是酈縣或省入臨承非以酈改臨承且在晉孝武之世故晉志仍兩縣並立酈氏蓋就東晉以後言然不分明矣

注得金簡玉字之書

左九

金簡玉字見吳越春秋御覽入十引之此宋人偽造岫巖碑之見端

注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背

左九

江字誤當從趙作沿

注治湘南太守何承天徙郡湘西矣

右十

按注云治湘南者以湘南為衡陽郡治也戴氏於治下增晉字使治字與湘南隔絕不知所治為何指一謬也晉湘南縣屬衡陽郡無立湘南郡事如戴氏所改是晉有湘南郡矣二謬也何承天雖生於晉時而終於宋代宋書有傳其為衡陽內史在元嘉十餘年間而直以為晉人是並宋書未考矣三謬也趙氏於太守上增晉字已為鹵莽戴復移晉字於湘南上更成笑柄矣

左十

戴刪而傍以下六字非是當作北經建寧縣西句  
傍湘水北

注晉太始中立

左十

宋志建寧吳立晉太始元年為吳孫皓甘露元年是時建寧屬吳不當云晉立

注山下有旋泉

左十

寰宇記引水初山川記泉作潭元和志同

注西對橘州

右十

御覽六十九引湘中記云或曰昭潭無底橘州浮原注昭潭湘水至深處也橘州每大水諸洲悉沒而

橘州獨存焉 此非李衡之橘洲詳沅水篇

注纔容一人坐形流俗相承云誼宿所坐牀 左

形字疑衍括地志引湘水記俗作古制亦非

注湘水之左岸有高口 左

熊會貞曰今長沙縣西北有喬口河喬口即注之

高口唐杜甫有人喬口詩宋范成大有喬口別游

子明詩喬高形近易訛

注湘水又北逕銅官山 故亦謂之雲母山也 左

熊會貞曰元和志雲母山在長沙縣北九十里又

云銅山在縣北百里楚鑄銅處蓋此山峰巒綿延

故元和志以為二山酈氏以為一山也

注出入瀟湘之浦 左

按說文有瀟無瀟趙所舉之瀟字是徐鉉新附酈

氏安得讀之注文三瀟字皆當作瀟音如肅玉篇

尚無瀟字可證也郭注中山經云瀟水所在未詳

瀟音消始別瀟湘為二水酈不從之其識卓矣趙

於小學甚疏於此可見戴氏亦不能訂正此二瀟

字何耶 今人所謂瀟水即水經注之營水深水

也宋人乃以當禹貢之九江更為附會

注王子山有異才 左

後漢書文苑傳注王延壽字文考一字子山戴氏何所據而以爲訛逕改作中耶

注汨水又西逕羅縣北本羅子國也

右古

漢志南郡枝江故羅國長沙國羅縣應劭曰楚文王徙羅子自枝江居此按楚武王暮年屈瑕爲羅所敗則滅羅當在文時既遷於枝江不容復遷於此應劭每多望文生義未足據也

此自以羅水名縣

注春秋之羅汭矣

左古

昭五年楚伐吳越大夫常壽過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啟疆帥師從之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驛

至于羅汭杜注瑣楚地鵲岸廬江舒縣有鵲尾渚羅水名鵲尾旣在舒縣則羅汭不得在江之南此道元附會之說通典謂鵲岸在南陵江中亦與汨羅無涉

注名之五渚

左古

史記蘇秦傳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下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集解謂在洞庭劉伯莊謂在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吳師道亦云下漢至五渚乃漢水下流洞庭在江之南非其地也然則燕策所謂取洞庭五渚者由江取洞庭由漢取五

洛然宛鄧間之五渚地志無其迹未可遽議酈氏之非也

注漢武帝亦登之射蛟於是山

右去

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南巡狩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則射蛟在尋陽此云射蛟於君山不知何據

注東北對編山

右去

熊會貞曰東北當作東南按括地志編山在巴陵縣南八十里元和志君山在巴陵縣西三十里則編山在君山之東南徧檢輿圖亦載編山於君山

之東南是東北為東南之誤審矣

注山有巴陵故城 晉太康元年立巴陵縣于此

右去

吳錄晉分長沙為巴陵等縣與注合元和志謂吳立巴陵縣誤也巴陵立於晉太康元年以前皆只稱巴邱宋人以此當東陵豈非說夢 又按晉書潘京與樂廣同時為巴陵令疑晉初立郡時名巴邱後改作巴陵耳洪亮吉東晉疆域志分作二縣誤

灘水

注灘水又南與瀉水合水出西北邵陵縣界

右去



瀉水當爲今六洞水卽大融水也接夫夷武岡界  
邵陵縣則去此甚遠縣當郡字之誤夫夷武岡並  
屬邵陵郡也

注瀼水又南逕始興縣東魏元帝咸熙二年吳孫皓  
分零陵南部立始興縣

熊會貞曰始興縣見溱水篇此南逕始興縣乃始  
安縣之訛漢置始安縣至北魏未廢卽今臨桂縣  
治在瀼水濱豈有瀼水先逕始安絕不及之而反  
見於後逕始安之洛溪水乎若謂吳嘗別置始興  
縣於此則三國志及一切地志皆不言而酈氏何

所據則始興爲始安之誤審矣 吳志孫皓傳甘  
露元年以零陵南部爲始安郡桂陽南部爲始興  
郡酈氏據之於溱水篇云孫皓分桂陽南部立始  
興郡此當云孫皓分零陵南部立始安郡則立始  
興縣亦立始安郡之訛按元和志正作吳甘露元  
年於始安縣置始安郡趙氏知注爲誤記而不能  
正之又謂吳甘露元年爲晉泰始元年去魏咸熙  
二年差一歲不知吳甘露元年正魏咸熙二年其  
年魏亡晉稱泰始元年何曾差一歲耶

注瀼水又南右會洛溪

洛溪即今之相思江東流入灘一統志以義江當之非也義江即浪水不入灘水或以靈溪當洛溪則西流非東流矣

注灘水又東南流入熙平縣縣本始安之扶鄉也孫皓割以為縣

左

晉志常熙平兩縣並屬始安宋志熙平吳立為尚安晉武改名今酈氏直以孫皓始立即為熙平宋志當是熙平令吳立別有常安縣云吳立為尚安晉武改名傳寫者誤合為一條蓋宋志誤合誤分者頗多今桂林府永寧州南有常安故城今

桂林府陽朔縣東北有熙平故城二縣糶去甚遠注又南注於灘水也

左

漢志陽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酈入江又有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是湘灘同源本於漢志灘水之名起於史祿謂灘與湘同源原不謬惟酈氏竟不著史祿鑿渠之由為稍疏耳如范全之說是竟以史祿之前並無自陽海至廣信之水毫無憑藉千里疏鑿無此事情况全氏所云入交州復至中國歷三十六灘而為灘水者是見何書

漆水

注瀧水右合林水

右三

林水寰宇記作臨水

注王歆始興記曰

左三

趙戴於歆下增之字是也何以戴於淮水篇仍沿舊文

注列羅十瓮

左二

寰宇記作羅列十甕

注魏文帝咸熙二年

右二

熊會貞曰文乃元之誤趙戴於瀧水篇改文作元此獨仍舊何耶

注靈石一名逃石

右二

者舊傳言石本桂陽武城縣

寰宇記逃石本在桂陽汝城縣輿地紀勝逃石在

曲江縣引舊經云本在桂陽汝城縣是武城為汝

城之誤宋志汝成江左立沈氏未有他證但據晉

志改桂林已覺未愜又曰武城為孫吳置尤無據

左二

注王莽之基武矣

漢志本作基武戴氏何用立異改作綦耶

右二

注東南注肆入郭浦西者也

趙戴據山海經改郭作敦畢氏據此改山海經作

郭余謂皆當仍舊

十三 秦水

注名之為觀岐

右三

御覽五十峽部引王韶之始興記曰中宿縣有觀

峽橫巒交枕絕崖岸粵護水口有貞女峽云云又

引水經注亦作觀峽元和志寰宇記並同然則此

岐字為峽之誤無疑

注縣人有使者至洛

左三

熊會貞曰御覽五十引水經注作有使至洛者寰

宇記同此作使者至洛誤

注吾家在觀前

左三

御覽引同於文當有峽字戴趙增岐字非也

水經注疏要刪卷三十九

宜都楊守敬撰

涇水

注水導源近出東巖下

左二

熊會貞曰出字蓋山字之誤注言水出遠山水出

近山者甚多

注言勢使然

左二

此與涿水注所云言其勢王故塹山堙谷相似蓋

一說而各附會之

注涇水又逕陽山縣南縣故含涇縣之桃鄉孫皓分

立為縣也

右三

史記南越王傳尉佗檄陽山關云云關在今陽山縣西北吳之陽山縣卽因秦之陽山關而名與漢長沙孝王子之陽山無涉乃元和志寰宇記並移漢之陽山陰山於此大誤又謂此陽山爲晉復置亦誤互見泚水篇

注滙水東南左合翁水

右三

按滙水篇所謂滙水非翁江不足以當之而此又云左合翁水則別一水蓋酈氏未親歷其境雜采傳記故其名錯出也

注滙水出關右合滙水

左三

熊會貞曰滙水在滙水之左右合當作左合

深水

經至燕室邪入于湘

右四

此邪當丘字之誤因丘作邱又訛爲邪按論衡驗符篇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臨水有俠山其下巖陞水深不測二黃龍見作燕室丘與注同則經誤無疑

鍾水

注山卽都龐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

左四

趙氏謂與九眞之都龐無涉仍從舊本作部龍戴

改作都龐蓋據南康記五嶺由東而西則第三嶺  
自當在桂陽臨賀之間若九真之都龐已至極南  
不得為第三按南平自有都龐宋本寰宇記藍山  
本漢南平也有黃蘗山今謂之都龐山即是五嶺  
從東第三都龐嶺也而部龍之名無聞焉然則作  
都龐是也南康記九真二字或淺人求都龐於南  
平不得但見九真有都龐縣而增改之與

耒水

注昔吳隱之挹而不辭貪豈謂能汗其真乎

左六

御覽七引晉安帝紀載吳隱之事又引水經注作

挹而不亂汗作汨

注縣南有義帝冢

左六

熊會貞曰元和志義帝祠在郴縣南一里墓在縣  
西一里

注可得無恙

左七

無恙下有脫文當如洞仙傳云果如所言母終鄉  
人共葬之聞山上有哭聲云云

注洲西即蔡倫故宅

左八

名勝志載蔡子池於棗陽縣下引盛宏之荊州記  
蔡倫宅去縣北十里又按御覽

六百初學記二十

輿地紀勝八十並云蔡倫棗陽人

泚水

注封長沙定王子則為攸輿侯

長沙定王子不得封南陽善長改在此是也而不  
言漢表之非是其矜慎處

右九

經又西北過陰山縣南

左九

按趙氏駁師古及沈志說絕精惟謂陽山為東京  
省併之故則未核考長沙孝王子宗以元帝永光  
二年封其子買奴以王莽篡國除若云後漢始改  
為陰山則其國已除何勢王之有酈注不言改陰

山朝代以事理推之當在王莽專政之年是改陽  
山為陰山即在前漢班氏故兩載之而兩注侯國  
而於表中只載陽山侯是明以陰山侯即陽山侯  
也應劭恐人誤認為兩縣故云今陰山也固始與  
寢亦此例 熊會貞曰作水經者三國魏人於魏  
所改郡縣則著之凡蜀吳所改者皆仍舊名全書  
可按也經於湘水泚水兩稱陰山其為漢縣非吳  
立可知

注醴陵縣高后四年封長沙相侯越為國

左十

醴陵縣續志始有之侯越所封當是鄉侯

瀏水

經瀏水出臨湘縣東南瀏陽縣

左十

余謂下縣字必誤經無兩縣並出之例或當為聚字

經東北與澇溪水合

左十

澇溪水當即今之澇刀河西入湘不與瀏水合而後入湘古今或有變遷也然注並不及澇溪水何耶戴刪溪字何據當是大典本

注瀏水出縣東江州豫章縣首裨山

左十

南齊志江州豫章郡豫章縣在今南昌府武寧縣

西非漢晉之豫章也酈氏特著江州豫章最為精審全氏以漢之豫章釋之誤矣 大圍山即首裨山在瀏陽東北五十里與江西新昌相接古時其山或隸豫章縣全氏譏善長以分寧水當瀏水按分寧水即脩水雖出大圍山而東北流經分寧武寧至建昌東入鄱陽湖何曾至瀏陽入湘耶道元不誤全氏所勘乃大誤

贛水

注二水合贛字因以名縣焉

左十

酈氏專主漢志說文有贛無贛贛賜也不云水名



至廣韻始有贛字云章貢二水合流因其處立縣蓋卽本澄之說酈氏不從之其識卓矣全氏不詳思漢志說文而乃譏酈有章水無貢水是仍以贛字義疑之豈不覆十川均流而此源最遠之語乎

注晉太康五年分廬江立

左三

按當云分廬陵立以晉志照之南康郡所屬縣皆故廬陵郡屬縣也若廬江則去之遠矣 熊會貞曰元和志寰宇記並云太康三年立南康郡疑此五爲三之誤

注十三州志稱廬水西出長沙安復縣

左三

朱氏以漢志廬水系於安成下故謂當作安成雖於闕氏時不相照而於酈意爲合闕氏作志稱舊郡縣亦未可知

注漢和帝永平九年分廬陵立

右三

按郡國志石陽縣永元八年置此作永平九年誤注漢獻帝初平二年吳長沙桓王立廬陵郡治此全趙並作興平是也何以戴氏不從若未見全趙書者郡國志注作興平元年孫策分豫章立廬陵郡豫章記亦云興平元年按江表傳策渡江在興平二年

注牽水西出宜春縣

左三

索隱謂宜春漢表志不載不知漢志汝南豫章皆  
有此縣又不檢酈注明載於豫章亦疏矣 漢志  
宜春下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據注則南為牽誤  
注又有濁水注之

左三

濁水即漢志之蜀水 漢志豫章郡建成下蜀水

東至南昌入湖漢御覽六十引耆老傳云仙人許

遜為蜀旌陽令有奇術晉末人皆疾癘多往蜀詣

遜請救遜與一器水投於上流疾者飲之無不愈

也邑人敬其神異故以蜀水名按蜀水已見漢志

非以許遜名然足見此水名蜀水不當如注作濁

注贛水又逕谷鹿州

左十四

趙氏據名勝志此下增即蓼子洲也五字五字恐  
是曹學佺補釋未可定為酈氏原文

注漢高祖六年始命灌嬰

左十四

熊會貞曰趙謂嬰下有脫文而未知所脫何語按  
漢書灌嬰傳云定豫章此必言命灌嬰定豫章下  
言以為豫章郡治此必先言置縣元和志漢高六  
年置南昌縣然則嬰下當有定豫章置南昌縣七  
字

注此卽灌嬰所築也

右十五

趙戴改上及此灌嬰作陳嬰非也寰宇記引豫章記漢高六年大將軍灌嬰築城元和志南康及宜春溢口等城俱云灌嬰築然則灌嬰雖與陳嬰共定豫章而築諸城者實灌嬰

注郡曰九江焉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言九江矣

右十五

觀此注知劉歆湖漢九水之說酈氏只以解王莽之九江非以綴禹貢亦並不牽合漢志而後來之解禹貢者皆以劉歆備一說全氏於禹貢山水澤

地所在且謂酈氏以湖漢水當禹貢之九江專門治水經之人而讀注文不審如是

注建安中更名西安晉又名爲豫章

右十五

趙氏謂西安云云是庸妄所填是也豈有精如善長而重疊不知方隅若此余謂此建安以下十三字直當刪之

注步有故守賈萌廟

左十五

豫章記賈萌河東人漢更始二年爲郡太守謀王莽師敗死卽亡日顯靈於津立祠與謝承書同錄異傳有豫章太守賈雍於武帝時爲賊所殺失

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胷中語戰不利為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無頭為佳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豈所謂即日靈見耶但姓同名異未知孰是

注水盛則閉之

左十六

不必增旱字自明水盛者外水盛也觀下文內多可見增旱字反遠於事情

注校尉豫章因運出之力

左十七

豫章古今記釣磯在椒邱下流二百六里有邸閣度支校尉所居之處太尉陶侃置也侃少孤貧嘗

坐此石而釣累年不移然則此當作豫章度支校尉

廬江水

經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于江右十九海內南經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海北注今在新安歙縣東今謂之三王山海內東經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一日天子鄣注彭澤今彭蠡也在尋陽彭澤縣漢志廬江郡下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水經云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于江正本山海經漢志為說是三天子都即

今徽州之黃山故書無異辭酈氏求廬江之水而  
不得以廬山北石門之水當之而三天子都移於  
廬山矣不思廬山一衣帶水水經何得以立篇唐  
廬潘廬江四辨見唐文粹以率山之水當廬江謂水出  
山陰又西走彭澤凡三百里并水出山陽者皆西  
流匯於彭蠡是廬潘以今出祁門之南河爲山陰  
之水出發源之婺溪爲山陽之水其水皆西南入  
鄱湖北過彭澤縣西入江以地望準之與山海經  
漢志水經適合惜其說後出酈氏不及見也

注漢封俗於鄆陽

左十九

御覽四十一引豫章記作鄆陽誤世說注作鄆陽尤  
誤

注或託廬墓爲辭假憑虛以託稱

右二十

戴改墓爲墓改虛爲廬按原本皆不誤

注下散千許步

左三

熊會貞曰千字不誤若但隔十許步安得上望之  
如連天耶戴改千作十未合下句細繹耳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水經注要刪卷四十

宜都楊守敬撰

漸江水

經漸江水出三天子都

右一

熊會貞曰漢志有漸江無浙江山海經有浙江無  
漸江故酈注合而一之說文有漸江復有浙江後  
儒遂以為酈氏之誤不知一水數名事起鴻古漾  
水東流為漢又名沔見於禹貢而班氏復綴以沮  
水之名又云過江夏謂之夏水豈得謂班氏錯出  
哉

注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

左一

漢志黟縣下明作漸江水何庸引顏注然道元於下文皆云浙江故趙氏疑所見本異余謂酈氏以漸江卽浙江旣據山海經標明下引漢志卽不必再爲分別非所見漢志不作漸江也新安人諱言南蠻故以南率誤文爲奇貨不知山越爲患以丹陽一郡爲最見於吳志太史慈程普賀齊等傳史文俱在何可沒也

注晉太康中以爲廣德縣

右二

宋志引何承天云漢舊縣元和志後漢分故鄣縣置當係漢末所立故兩漢志無之沈約因疑爲吳

立非也此云晉太康中尤非按吳志呂蒙傳領廣德長吳錄張統補廣德令是廣德不自晉始立至確蓋廣德本屬丹陽至晉太康元年平吳乃以隸宣城郡耳注文當是後以爲廣德縣晉太康中分隸宣城郡或疑酈氏謂晉改黟爲廣德而晉志兩縣並存疑爲晉志之誤不知廣德黟縣不同地晉志不誤

注于是立始新之府于歙之華鄉

左二

熊會貞曰吳志賀齊傳兩言葉鄉名勝志引賢溪記歙之東鄉古葉鄉也然則此華爲葉之誤

注左合餘干大溪

右五

豫章餘干之水不能至此趙改餘杭差為近之然  
上文云浙江逕縣者餘杭縣也則此云左合大溪  
足矣似不必特出餘杭二字也

注建武十六年

右五

此當改建安何以戴氏仍建武孔刊本作建安不  
誤建上亦當有漢字

注王莽之進睦也

右五

今本漢志亦作進而戴氏改作淮直以作進為訛  
是必見全氏之說而始敢斷之此亦戴襲全之一

證

注縣是越之西部姑蔑之地也

右六

熊會貞曰全謂部為鄙之誤戴據改非也按元和  
志龍邱縣本春秋姑蔑之地越西部也與注同贛  
水篇亦有秦以為廬江南部之文則西部猶言西  
界耳全以漢始分部為說未免過泥

注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焉水源西出太  
末穀水又東入錢塘縣而左入浙江

左五

阮氏元浙江圖考云衢州之水古稱穀水今謂信  
安江由蘭溪至建德桐廬富陽錢塘其自東陽西



逕金華至蘭溪與衢州水合者今稱金華江卽婺  
港在浦陽江之南斷無北入錢塘之理酈氏乃以  
穀水至蘭溪逕金華義烏東陽是誤以金華江爲  
穀水矣自此北及錢塘旣隔紹興諸山而浦陽一  
江酈氏敘之又由烏傷歷諸暨始寧入海此何由  
入浙江乎

注穀水又東逕長山縣南與永康溪水合

右六

阮氏元云長山卽今金華永康溪水自入東陽江  
是注謂入穀水誤也

注穀水又東定陽溪水注之水上承信安縣之蘇姥

布 又東逕長山縣北 溪水又東入于穀水

左六

阮氏元云定陽溪在衢州府東一名東溪源出遂  
昌縣北流合於衢江信安縣卽今西安衢江卽穀  
水也衢江由常山江山又至府城東而定陽溪流  
合焉又東逕龍游蘭溪金華江入之酈氏旣以穀  
水出太末又以定陽溪逕長山按之形勢均有未  
合

注晉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

左六

宋志作太康元年

注又與吳寧溪水合水出吳寧縣下逕烏傷縣入穀

謂之烏傷溪水

左七

阮氏元云吳寧溪水即金華江東陽溪導義烏之水為烏傷溪入於東陽江永康之水又入之乃西至蘭溪入穀水此今之形勢也酈氏以穀水至蘭溪逕金華義烏東陽既誤金華江為穀水故永康溪水入金華江而以為入穀水吳寧溪入金華江而亦以為入穀水

注民立祠於永寧

右八

後漢書方術傳作永康永康屬東陽晒東陽人則當以本傳為是

注有能致一斛土者旬月之間而不復取

右八

後漢書朱雋傳注引錢塘記土下有石字旬月作旬日而下有譎字

注塘以之成故改名錢塘焉

左八

按史記始皇三十七年至錢塘前漢志會稽郡有錢塘縣是秦漢已名錢塘酈氏非不知之只緣好博之故遂不能割耳

注葬于重山

右九

趙改重作種按名勝志引輿地志云卧龍山一名種山又曰重山孔暕會稽記種訛成重也隋志元

和志亦作重山然則重字不必改

右二

分字疑衍

注又曰棟山越絕云棟猶鎮也

左二

御覽四十一引棟作棟今本越絕書無此語

注石形似匱

右二

寰宇記引賀循記作山形似匱

注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米千

右三

御覽四十一引會稽記文兩米字均作一字寰宇記

亦作一疑彼文為長

注夏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為越

右二

越絕書吳越春秋言少康之子名無余路史謂即

季杼號然越語范蠡曰吾先君周室之不成子韓

詩外傳亦言越周室之列封也則越非夏封明矣

世本越為芊姓故鄭語稱芊姓夔越是越非禹後

尤審然則史記少康庶子封會稽之說蓋六國時

傳聞之辭所云少子杼則又緣史記而附會之

注故雙闕在北門外闕北百步有雷門 句踐所造

左二

熊會貞曰據注雷門在北而方輿紀要引修城記

山陰城有九門東面舊曰雷門句踐所作晉時改曰五雲門今因之則以為東門蓋誤

注去琅邪山東武人隨居山下

右十五

名勝志作去琅邪還浙東東武人隨居山下是也戴改山作止是以前東武斷句則隨居山下為東武之山矣

注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

左十五

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朱育對濮陽興云在永建四年宋志同陽羨下脫令字元和志後漢順帝時陽羨令周嘉山陰令陰重上書以吳越二國

周旋一萬一千里以浙江山川險絕云云

注赴會至難

左十五

謂山陰至吳為遠也或謂吳會稽分郡實因漢初之舊高紀六年以故東陽郡鄞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荆王又功臣周聚以定吳郡封灌嬰傳破吳郡長遂定吳豫章會稽郡吳王濞列傳上惠吳會稽輕悍二郡並舉尤為切證而說者云吳郡即會稽郡灌嬰傳之吳則以為縣而非郡吳王濞傳之會稽本作吳會衍稽字即實非也蓋楚漢之際所分自高祖時又合之也

注漢高帝十一年

左十五

按此有脫誤錯簡當云高帝十一年以其地屬吳後漢永建中云云為會稽下即接一吳也云云其一焉下接西門外云云

注又逕永興縣南

右十六

熊會貞曰沔水篇云浙江於餘暨南入海與此浙江逕永興縣南合戴氏以永興為今蕭山縣故改南為北不知酈氏明言縣在會稽東北百二十里安得以蕭山縣當之古永興當在今海鹽縣之東南山海經浙江入海餘暨南亦在永興南之證

注先名上諸暨亦曰句吳矣

右十七

句吳本世本及史記宋志以為吳太伯始所居地而索隱非之故戴氏從今本國語改吳為無余謂吳無通用即如國語句無亦是地名不如索隱所云

注琅琊王方平

左十九

宋書隱逸王宏之傳宏之字方平

注縣令度尚使外甥邯鄲子禮為碑文

右二十

後漢書曹娥本傳注引會稽典錄外甥作弟子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經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

左七

孔疏引漢志亦作西南以地望準之不應缺南字

或古本漢志疊南字今本脫耳

注張晏言不相為牝牡

右六

爾雅鳥鼠同穴郭注引張氏地理記不為牝牡此云張晏是張晏有地理記也河水注之張君亦當

是張晏地理記中文 山海經海內經郭璞引張氏

土地記當為一書蓋張晏有漢書注又有此書也

注山海經云在鄧林東河所入也

右三

山海經此條注本可疑謂此條為後人驛入可也

謂山海經郭注皆後人所託不可也戴說未分明

注城即休屠縣之故城也

左六

地形志武興郡領休屠晏然馬城三縣是馬城非

即休屠知後魏之休屠有移徙故道元以此為故

城

注摺次縣

右九

漢志蒼梧南山裕陝水所出北至摺次入海道元不載此水

注又東北逕平澤晏然二亭東 漢武帝太初四年

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置武威縣為武威郡

治

漢志休屠莽曰晏然是休屠即晏然地形志武興  
郡休屠晏然並列是後魏有移徙此稱晏然亭又  
似即王莽之縣而去休屠故城頗遠豈王莽改休  
屠時已有遷徙歟 按酈氏云匈奴渾邪王殺休  
屠王以其眾云云此明明引漢武紀之文疑酈氏  
本作元狩二年後人據漢志改之  
注在西海郡北  
郡國志張掖居延屬國注云建安末年立為西海  
郡晉志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當是

左三

右三

請置於興平至建安末始置也

經三危山在燉煌縣南

右三

經云在燉煌南注云在鳥鼠山西相去太遠江水  
篇注亦合而言之非也詳見禹貢本義

注在鳥鼠山西

右三

在鳥鼠山西句本酈注引地說文又引尚書則郭  
注山海經文 地說為康成所引豈可疵為妄書  
在鳥鼠之西南則當在積石之東南云西南者亦  
本西山經序三危在積石之西也而地望舛矣

經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

左三

於此足見江水篇經文作氏道之爲脫誤

經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右三

陪尾在安陸古無異說桐柏陪尾地望不違自孔傳誤以爲淮水所經於是異義紛紜矣

經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

右三

禹貢之九江有二九江孔殷荊州之九江也東至于澧過九江導江之九江也荊州之九江當從山海經所云沅澧之風交瀟湘之浦是在九江之間若導江之九江在尋陽漢志應劭說不可易也但此義晦盲久矣別詳余禹貢本義

經三澨地名在南郡鄖縣北沱

右三

史記夏本紀索隱引水經云三澨地名在南郡鄖縣北此司馬貞所見本無沱字唯稱地名與酈注沱流義不合疑經文本作三澨沱在南郡鄖縣北酈云鄖縣北沱彙括其辭非北下有沱字也戴氏未得其旨續增沱字上地下沱自相矛盾注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關路之所二字當在關路下

左三



水經注疏要刪補遺

此大略幸本國馬馬馬馬馬馬

卷一

注康泰曰安息月氏天竺至伽那調御皆仰此鹽左五

熊會貞曰下文引扶南傳曰從迦那調洲西南入

大灣此御字乃洲字之誤

注釋法顯又言度河便到烏菴國右六

唐書西烏茶者一名烏仗那一曰烏菴西距屬賓

四百里按北史權於摩國故烏秣國也後復載烏

菴國佛國記法顯自子合南行四日入蔥嶺山到

於麾國於麾即摩又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國又西行

水經注疏要刪補遺

卷一

注康泰曰安息月氏天竺至伽那調御皆仰此鹽左五

熊會貞曰下文引扶南傳曰從迦那調洲西南入

大灣此御字乃洲字之誤

注釋法顯又言度河便到烏菴國右六

唐書西烏茶者一名烏仗那一曰烏菴西距屬賓

四百里按北史權於摩國故烏秣國也後復載烏

菴國佛國記法顯自子合南行四日入蔥嶺山到

於麾國於麾即摩又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國又西行

一月度蔥嶺又西南行十五日渡河到烏菴國是  
烏菴與烏秬爲二國相去絕遠唐書稱烏菴爲西  
烏茶因譯音相近致爾如其說亦以本有烏茶在  
其東也近人卽以烏菴爲烏秬誤矣

注新頭河經罽賓犍越摩訶刺諸國

左六

熊會貞曰後文敘蔥嶺西流之水兩載犍陀越此  
蓋脫陀字

注恒水東南流逕拘夷那揭國恒水又東逕毗舍  
利城北

左六

注敘恒水所逕國地次第率本佛國記據彼文拘

夷那竭毗舍利在藍莫塔之後此移於僧迦施之  
前大異按後文五河合口下云阿難從摩竭國向  
毗舍利亦本佛國記則兩地相去不遠毗舍利不得在  
恒水發源處則此有誤也

注恒水又東逕罽饒夷城南

左九

戴於罽下增賓字非也此城在中天竺去罽賓甚  
遠按佛國記亦無賓字

注又云發拘利口

左六

梁書諸夷傳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物使天  
竺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南史同

寰宇記南蠻二南蠻四並無投字

注又西逕陀衛國北

熊會貞曰趙戴於陀上增犍字是也此即北史之乾陀國迦藍記之乾陀羅國大唐西域記作健馱邏國

卷二

注所謂四大塔也

熊會貞曰此所指四大塔與佛國記不同佛國記有宿呵多之塔無弗樓沙之塔

注洮水又東北逕桑城東

熊會貞曰趙於桑上增龍字非也龍桑城見上文

此別一桑城也

注世謂之青海

寰宇記甘州張掖縣下引水經注云張水歷甘峻山南與張掖河合即鮮水也按括地志蘭門山一名合黎山一名窮石山在甘州刪丹縣西南七里淮南子云弱水源出窮石山又名合黎一名羌谷水一名鮮水亦名張掖河自吐谷渾界流入甘州張掖縣是鮮水在張掖寰宇記所引水經注蓋弱水篇文今佚亡耳趙氏因西海有鮮水之名牽涉於此失考甚矣

注東北流左會右水

左四

左字衍知然者蓋水在右水之左則會右水是右會非左會然右會右水注無此文法

卷三

注西南與一水合北俗謂之樹頽水水出東山下西南流右合誥升袁水

左十九

熊會貞曰上已敘樹頽水源委此只云西南與樹頽水合足矣不應複出當是後人所增

卷四

注河水又南漢水入焉

左八

熊會貞曰下云此漢水歷蒲坂西注河則在陶城之南注先敘漢水注河後敘河逕陶城蓋因上連敘漢水而類及之然則注文不當實敘河水又南漢水入焉宜云河水東又有漢水入焉方合

注東合漫澗水

左二四

熊會貞曰東當作西蓋漫澗在西安陽溪水西流合之則東合爲西合之誤審矣

注南至西馬頭山東截坡下

左三

熊會貞曰西字當在南字上緣馬頭山爲乾棗澗水所逕在教水之西教水在馬頭山之東不得云

教水至西馬頭山也

卷七

注魏郡治也世謂之左城

左三

一統志漢哀帝時葬定陶恭王處世謂之左城後魏謂之孝昌城地形志西兗州孝昌三年置治定陶城後徙左城領沛郡濟陰郡又沛郡與和二年置治孝昌城是一統志以左城為卽孝昌城故謂左城為魏沛郡治然注敘南濟先言左城後言逕定陶縣而敘汜水先言逕濟陰郡後逕定陶縣不云先逕沛郡則沛郡不在此續山東考古錄謂魏

濟陰郡治左城沛郡治孝昌城孝昌在西四十里

卽今沛郡都然則沛郡上脫濟陰二字一統志誤

卷八

注其水又北逕盧縣故城東而北流入濟

右十三

熊會貞曰上已言賓溪水逕盧縣故城北西北與中川水合則中川水已至盧城西北安得中川水又北反逕盧城東耶疑此故城東與上故城北互譌

注黃水又東南逕任城郡之亢父縣故城西夏后氏之任國也

注下句指任城郡言春秋地名考略以注爲指亢  
父言而譏其誤失之遠矣

卷十

注名曰晏陂澤

寰宇記按鄴城故事云西門豹爲令造十二渠決  
漳水以溉民田因是戶口豐饒今渠一名安澤陂  
與注作晏陂澤小異耳戴改作堰陵澤非也

注東出石竇下

魏都賦注石竇橋在宮東又云魏武時堰漳水東  
入鄴城經宮中東出南北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

經石竇者也又云長壽吉陽二里在宮東中當石  
竇則注稱石竇無脫文趙戴乃據地形志作石竇  
堰似是而非矣

卷十一

經恒水從西來注之

熊會貞曰注上言恒山北麓恒山北阜此處當本  
漢志詳敘恒水而絕不及之蓋有脫文

卷十四

注言晉旣滅肥遷其族於盧水

全謝山謂盧水非晉封域不得遷亡國之人於此

右八

右九

右十六

右三

是也余謂本作其族遷於盧水傳抄者誤倒錯耳  
注西流注于玄水

熊會貞曰下方引地理志言盧水南入玄則西流  
注于玄水以上皆當敘盧水疑自晉既滅肥至此  
皆桑欽說蓋上文敘大沮小沮及温水此段正引  
桑說一一證之也惟其中有錯亂令人驟然莫解  
今細釋其文義擬訂之曰桑欽說盧子之書言晉  
既滅肥其族遷於盧水盧水有二渠號小沮大沮  
合而南流與温水會水出肥如城北西流注於盧  
水盧水入於玄水以下接地理志恰合

卷十五

注即陸渾山者也

十九左

熊會貞曰上句言陸渾西山謂陸渾縣西之山下  
言尋郭文之故居訪胡昭之遺像亦謂二人居陸  
渾山則此句正言山即古之陸渾山至下敘陸渾  
縣方言遷陸渾戎於此文義自明注衍者字耳全  
氏改作陸渾都趙戴從之何耶

注左合南水

二十右

熊會貞曰下言南水左會北水則南水在北水之  
右此左合為右合之誤

卷十六

注故曰樓矣

迦藍記金墉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年歲久遠形制如初然則此當作故百尺樓矣

左九

注山有都亭

迦藍記菩提寺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塚取博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為妖異又云奈林西有都堂此注下句亦云堂上結方湖疑此都亭為都堂之誤

右十二

注逕望先寺

迦藍記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閭闔門御道北東去千秋門二里寺北有金墉城東有洛陽小城淮以地勢與注所敘之望先寺恰合則望先為瑤光之誤無疑

左十五

卷十九

注汧水又西北支合故渠

左七

故渠在汧水之左支字乃左字之誤戴乃改作枝則又誤中之誤矣

注其水北入有函里

右十二

據下文其外有客舍故名曰客舍門水與外形近



疑水為外之誤

注朱雀鸛鸞

左十四

朱雀西京賦作朱鳥李善注漢宮闕名有朱鳥殿  
鸛鸞西京賦西都賦並作鴛鸞

注又北故渠左出焉

左十九

熊會貞曰故渠在霸水之右戴作右是也

注又東北逕新豐縣又合漕渠

左二

熊會貞曰上敘漕渠右合故渠此敘故渠當作左  
合漕渠朱作又非趙戴作右亦誤

注東南絕白渠瀆

左五

瀆上當有枝字下敘白渠云白渠又東枝渠出焉

卽此水之上源沮水篇云石川水逕郭猿城西與

白渠枝渠合卽此水之下尾此不應作白渠瀆致

與白渠混其脫枝字無疑 白渠枝渠有二此再

分之枝渠也其初分之枝渠卽下所云歷藕原逕

鄠縣入渭者源流各別

注渭水又東餘水注之水南出良餘山之陰

左三

洛水篇乳水出良餘山卽此山則作良餘不誤上

句餘水上脫良字耳不必改良作糧

注長平東南淋陂

熊會貞曰此卽澇陂澇陂見下文及渠水注淋乃澇字之脫爛

卷二十二

注洧與之過沙枝流派亂

左三

過卽過水此當作洧與過沙枝流派亂之字衍文

汪氏謂過字當作注非也

注水上承陂水

左三

此緊接上句東合胡城陂水溯水之源當作上承胡城陂趙戴乃改作上承皇陂不知上皇陂水承皇陂此明爲胡城陂水安得謂亦承皇陂耶趙戴

未細釋注文耳

卷二十五

注從講堂至九里

左二

熊會貞曰九當作孔以形近致誤孔里見下文

卷二十六

注又逕扶縣故城西

左三

趙以漢志有却縣改扶作却戴云扶漢書作却則亦謂卽漢志之却縣何得於此先出却縣按地理志卽地理志之却縣何得於此先出却縣按地理志琅邪郡有掖縣侯國錢坫曰武帝封城陽頃王子

要册補遺  
霸史表作校漢表作挾應卽此也舍此別無以當  
之然則校也挾也被也扶也以形近錯出實一地  
也此注引呂平之封爲說據史記高后紀及惠景  
間侯者年表呂平封扶柳侯足知酈氏所見漢志  
本作扶趙戴改作却非

卷二十九

均水出析縣北山南流過其縣之東

十七左

趙氏引寰宇記謂析水卽水經之均水又云析水  
逕析縣西議酈氏之經爲誤按酈注之析水在丹  
水篇出析縣西又逕縣北又逕縣東入丹與今水

道毫無參差安得以析水當均水且均水出析縣  
東北原委皆不逕析縣西樂氏此說殊謬趙氏亦  
信之何耶

卷三十

注淮水又東左合泚口

右十

熊會貞曰左當作右泚水在淮水之右不在左也  
卷三十一  
注酈縣故城去此遠矣不得過

酈縣在濰水北約五十里相去不遠經言過酈縣  
南不誤酈氏駁之何也如謂中隔醴水則注於他

篇隔水而言逕其縣者甚多何獨於此斤斤乎

卷三十二

注水出東南踰州

趙戴據上句於踰下增鼓字按注連稱山名水名

錯綜出之或多一字或少一字者不可枚舉此非

脫鼓字也

注江水又東右逕胸忍縣故城南

熊會貞曰右當作左胸忍在江左是左逕非右逕

卷三十五

注舉水又西流左合垂山之水

舉水西流垂山水北出垂山則在舉水之右此左

合乃右合之誤

卷三十七

注右會渫水

熊會貞曰右當作左以渫水在澧水之左也

卷三十八

注瀧水右合林水

熊會貞曰據下文林水西注瀧水則林水在瀧水

之左當作左合

卷四十四

注民立祠於永甯

右八

後漢書本傳作永康注趙炳故祠在今婺州永康縣東俗呼為趙侯祠則此作永甯誤也

合林水

卷三十六

前會真曰古當於古以對水古對水之古也

古會對水

卷三十一

合水合文題

舉水西流垂山水北出華山傾亦舉水之古也

